

冊六

書名 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撰者 清 李春榮 撰
 卷 冊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編號 D866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水石緣



第一段

驂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秀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為神
 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疑山弈弈淚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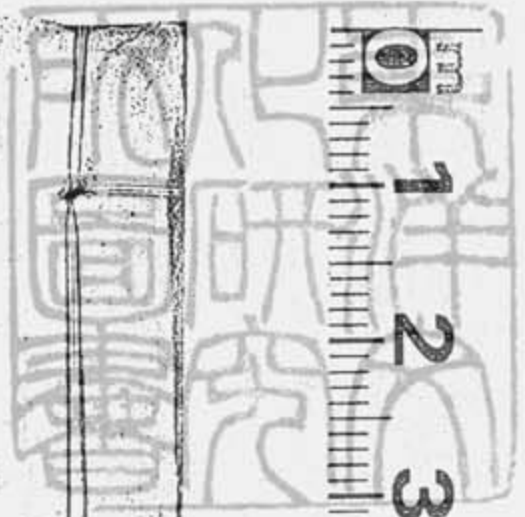
水石緣

第一段

水石緣

六

双紅堂
小説
82(5)



所圖書

所圖書

新 2018-6

水石緣

第二十二段

柳絲設計賺狂且
梅萼避仇入庚嶺

會江
德書

二女商量已定後阿姥途遇荆棘曰
街上候了你幾日竟不出來前日說的
話成不成阿姥曰我說你有話好好說
再沒有不聽的如今恭喜你事成了把

水石緣

第二十二段

謝禮先拿來棘大喜曰事成後謝禮必
不少問你許的是那一個阿姥曰憑你
選那一個但是他們出院使費是有人
代出的你要娶不可惜錢棘曰聘金多
寡悉聽吩咐阿姥伸了兩指棘曰二百
金不多明日親自送來我前日也曾聞
過菩薩說那姓梅的好就聘了他罷阿

姥云這個但憑只是你說家裏大娘時
常抄鬧若娶他到家不怕淘氣麼棘曰
不妨我另有一座宅子離家甚遠取他
到那裏住不使家中知道阿姥曰這纔
妥帖歸告二女梅曰這囚奴他要做癩
蝦墓想天鷲肉吃了柳曰你不要慌我
弄得他老鼠跳在糠籬裏棘擇日如數

備了聘金二百兩金釵一股金釧一對
綵緞數端令人持了親送上門二女收
了聘禮令阿姥延棘入房棘先謝罪曰
前日社飲偶然席上說起那一班做友
大家高興都要來看看你兩位見房門
閉了他們胡說亂語多有唐突都是我
陪禮言畢深深唱喏二女答禮棘向梅

曰所求之事多蒙許諾些須聘禮不過
少盡意思明日過了門不愁少用不愁
少穿舍下田地雖然不多也有四五十
頃現開着兩個小當舖還有幾個綢緞
店包得你一生吃着不盡阿姥曰你究
竟娶到那裏在棘曰我前日對媽媽說
了離這裏二三十里地有個莊子五間

明樓兩邊是大廂房後面連着小花園
明日便到那裏住下使用的了頭小廝
都有梅萼亦故作婉言相答茶畢荆棘
歡悅出門阿姥復呼住曰姑娘說雖然
收了聘禮還要遲緩幾天棘應諾而去
柳絲遂令阿姥將送來聘金禮物用包
袱一齊包好瞰得荆棘出門假作賣画

送至其家阿姥進門見沒有人竟入後
堂看見靠椅上坐着個大胖胖的婦人
拿了串念珠口裏喃喃的念佛一侍兒
站在旁邊阿姥心知是了近前叫聲大
娘便使個禮婦人也不動身但問云你
這個媽媽是那裏來的阿姥云我是賣
画的婦人云甚麼画展開來看阿姥將

包袱放下先開一卷婦人看畢云都是些山水那一卷呢阿姥又開一卷云這都是人物翎毛婦人云怎麼這人物嘴眼鼻子都是沒有的阿姥云這教做寫意人物婦人云這個不好看倒是道幾張雀兒画得像只可惜都是水墨的大冷淡阿姥曰土了顏色那些斯女人就

不歡喜大娘要明日另送兩幅來看看遂將画卷起婦人問云這包袱裏是甚麼侍女將包袱提一提云老重的阿姥忙曰大姊不要動這裏頭的東西是有人差我送與大娘的婦人問云甚麼東西是那個送我的阿姥曰有這位大姊在這裏不好說得要請大娘到房裏去

婦人起身云你便到裏頭說阿姥將包袱提進房內問云大爺那裏去了可就回來婦人曰他到庄子上去了只怕到晚纔來阿姥曰有件事要求大娘離這裏不遠有兩個姊妹一個姓梅一個姓柳當初原都是院裏人上年有兩位相公替他兩個贖出身來如今同住在一



處方纔看的西就是他兩個西的婦人曰這倒也聰明阿姥云你家大爺因爲見他又聰明又齊整要討那姓梅的回來做小婦人聞言忽然變色將念珠放下云哦有這樣事他們許也不許阿姥曰他們已經有人定下的了爲着不敢改口你家大爺每日叫了些小夥子到

家裏抄鬧沒奈何只得暫時應許下了
婦人怒云你看這奴才瞞着我做得好
事就等他們肯了你怎麼娶得回來阿
姥云大爺說隔這裏二三十里另有座
房子要瞞着大娘娶到那裏去住婦人
大怒云好胆子益發無法無天了他欺
侮我沒有耳朵怪道平空要去庄上修

理房子他們如今叫你來有甚麼話阿
姥曰他們打聽得大娘是賢慧修善的
故此將從前有些私蓄差我來盡獻與
大娘要求大娘與他們做主遂將包袱
打開遂件取出又將二百金展開放在
婦人面前婦人曰老媽媽你且坐下來
我對你說他要娶妾也不是一年了

水石錄 七
若肯讓他娶還等得到今日我由他僧
嫌他要另討却也不能阿姥笑曰不好
說大爺也對他們說來道大娘不中他
的意又時常抄開好不掃興婦人曰他
說我掃興瞞了我做事待我把他的興
益發掃了乾淨只是這件事只要差你
來對我說一聲就是了何用這些厚禮

他們的東西不是容易得的收也罪過
阿姥曰大娘不收他們也不放心這是
斷要收的婦人將禮收下云媽媽你回
去多拜上兩個姑娘教他們不要心焦
既然許了他竟和他約下日子你早些
來通知我附耳云待我如此恁般包你
弄他一個笑聲阿姥大悅取了包被作

別出門歸告二女二女大喜遂與荆棘
約定日期令阿姥報與婦人知道荆棘
將別院中收拾得齊整了廳上擺下酒
筵邀了許多朋友來看新姨天色傍晚
婦人單自一個乘轎悄悄先到二女家
二女延入房中雙雙下禮泣謝婦人連
忙扶住云愛啣折殺我快些請起前日

承了兩位姊姊的厚禮本欲不收又恐
你們放心不下我好不是過當不去但
有句話今夜の仗不消說是我代你們
打了恐怕老奴受恨不肯干休你們須
趁早躲避不是終久要遭他的毒手二
女甚感阿姥候在門外望見兩對提燈
兩乘小轎隨着三對從人都高擎火燎



却不用吹手急入內搖手云來了來了
頃刻到門阿姥安頓衆人外邊坐定欸
待茶湯問云來這兩乘轎子何意來人
曰大爺說那裏不叫伴娘來要這裏媽
媽送去阿姥云煩衆位替大爺說家裏
只有柳姑娘一個我脫不得身這是斷
斷去不成的衆人坐下一回催云路遠

請早些上轎罷婦人戴上蓋頭祇阿姥
呼挽轎進來來人將轎挽入堂前阿姥
扶了婦人上轎柳絲故作泣送衆人看
見私語曰又是個滿肚油益發胖得利
害遂張燈擡轎出門阿姥望其去遠掩
門入室三人拍掌大笑梅曰雖然解了
目前之困狂奴受毒必有一番舉動再

水石錄
作何計柳曰且看他來再作道理梅曰
這就差了此番不比前日來必受禍我
早已打筭端正勢再不能與你共處雲
家大娘賢慧你且暫到他家躲避柳曰
你怎麼說梅曰我還有姑娘住在康嶺
要求阿姥陪我到那裏暫避柳絲曰與
你相依數載怎忍一旦分手梅曰身非

鹿豕聚散何常待石郎回來時節你務
必叫他遣人接我和你再圖相會只是
有累阿姥阿姥曰我怕甚麼依我筭來
還是同到雲家的是梅曰阿姥你不曉
得我的意已決了但此事以速為主稍
差半月便欲避不能就要阿姥提了燈
先到雲家說個明白我和你明早便買

舟出門叫他隨後就來接了柳妹去阿
姑無奈提燈走到雲家敲門進去碧娘
驚曰阿姥這時節到來必有甚要緊事
時生母亦未寢阿姥先將荆棘說親柳
絲用計之事細言一遍生母與碧娘皆
笑阿姥又說二人商量避害梅萼欲往
庚嶺碧娘曰說那裏話我家難道就容

不得他兩個人你叫梅姑娘不要多心
明早我就差人來接阿姥曰我也是這
樣勸他他執意不肯碧娘曰我不管都
在你老人家身上我受了雲相公的託
若今日任他去了雲相公回來我怎麼
見面你對梅姑娘說斷斷使不得阿姥
應諾回家二女在燈前坐待阿姥將碧

娘之言說與梅萼梅曰他是這樣說自
已感他情了去是斷斷不可遂連夜收
拾行裝柳絲知不可挽將自己衣裳替
珥盡付梅曰我到雲家只圖免得飢寒
就罷了姊姊多點東西萬一缺用也好
典賣應急梅曰承你憐我不知可有日
子報答你否二人一齊掉下淚來阿姥

亦為墮淚只得再三安慰收拾完備遂
暫時就寢荆棘自發轎出門之後與衆
賓朋圍坐歡飲呼家僮曰把裏拿來
的酒牌取出來我們行令家僮持一包
送到席上棘打開罵云這狗才昏了把
我的經摺包取來了家僮曰前日明明
包的是牌放在桌上誰換了包哩衆皆



大笑一友取經摺展開見頭一條帳便是某日某人賒去陳醋一罈戲曰恭喜恭喜醋罈賒去了纔好娶如夫人衆復大笑暢飲移時棘令鼓樂迎至半路時將夜分轎到門首一吹手入門暗中絆跌一交將一枝噴吶壓做兩段連連換出樂引轎入堂中座客離席棘先問

媽媽的轎呢衆人依阿姥之言回覆棘曰這也原是倒是我檢點不到隨即親開轎門婦人忍不住大笑走出轎來揭去蓋頭袂大聲罵曰好奴才以妻爲妾該得何罪衆賓朋認識婦人一哄而散鼓樂從人驚得抱頭鼠竄家僮侍女一個個魂不附體棘呆睜雙眼說不出聲

來回身欲往外走被婦人當胸一把扯住探手從裙腰下掣出一把小小刀來對棘曰你若要走我今晚便和你決個雌雄棘曰罷了罷了我被這兩個粉頭賺了明日與他說話婦人將棘扯入房中曰且待我看看新人的房收拾得好齊整好新鋪蓋先待我受用一夜我被

轎子顛了二三十里地身子乏了求和你早些睡覺你不要惱今晚是你的喜日且不與你講話你朝着他家說我掃你的興這興是你自己要掃的我不過臉上不如他兩個別的還有恁不一樣我做你的大老婆做得沒趣了如今倒情願做了你的小老婆省得你使心用

計謀佔別人家的棘含憤就寢勉強奉
承次日天將明梅萼呼起阿姥先出門
雇了一隻小船將行李裝載停當阿姥
收拾了早飯二女嗚嗚咽咽那裏吃得
下去梅萼欲別兩人相携大哭柳絲扯
住衣袂曰知道幾時再看見你叫我怎
生放得下手梅曰你不要傷心我對你

說雖是投靠人家飢寒飽暖須更
調護倘有病患呼人不應雲家大娘雖
是賢慧恐人情日久生厭萬一有一言
半語你須忍氣吞聲只恨自己命苦罷
了柳曰姊姊金石之言我一一在心只
愿姊姊堅守初心莫負石郎之約梅曰
賢妹你不須疑我心可剖志不可移若



有他念今日何必至此我到那裏顯望
來音你切莫忘了阿姥別柳柳曰阿姥
一路上全仗你老人家料理阿姥應諾
二女痛哭而別柳絲轉入房中一身吊
影四顧凄然搥胸頓足哭個不止不一
時碧娘遣人來接柳絲遂到雲家書帶
在門首看見急入報曰只有柳姑娘來

了梅姑娘沒有來柳絲入門先與碧娘
相見碧娘聞梅已去乃曰我昨晚再三
叮囑阿姥說不可去柳姑娘你爲何不
勸住他卽欲令人追赶柳曰梅姊決志
欲行總使追及必不回來碧娘心甚不
悅柳曰向蒙大娘周恤銘心刻骨今日
又來投托自覺顏厚碧娘曰姑娘說那



裏話纔毫補助應該如此今日遭人欺
逼理宜同到舍下不知梅姑娘何事這
般見棄冒寒出門實使我放心不下隨
卽引見生母柳絲拜母母扶住云吾兒
薄德承你姊妹確守成言受此苦累老
身心實不忍柳絲掩淚荆棘被其婦管
住數日不得出門情知二女必然遠逸

私令家人來訪果見空空一室棘聞之
暗自切齒

謝世文辭

古今家入來諸果身空留一室魏園

水石緣

第二十三段

遇舟人松濤入錦水
瞞蝶使水氏寄花箋

松濤自別雲影出門自思雖然一時高興起身却不知他躲在何處也不知道果然可有個濯錦真是大海撈針從何下手一路風飡水宿行到金壇正欲渡江



江邊舟子紛紛或招云我的船新或招云我的船穩或招云我的船價賤一個批衣服一個來搶雨蓋行李將松濤圍作一團竟如楚重瞳困在垓心無計得脫松曰你們不要爭價錢不論新的好穩的也好我单要的是快內一人近前曰來來來快不過我的船我是有名的

載石船松搖手曰聽這船名先就慢起舟子曰就快在這名上千里路長江一夜直走到綉嶺鳥兒也飛他不過松濤聞言驚喜曰我正要往綉嶺去舟子曰這等益發該得說了綉嶺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去得衆人撒手曰這個地名是沒人認得的我們只曉得金山不曉得



甚麼綉嶺舟子曰如何請下船罷松曰
你方纔說你這船從何名載石船舟子
曰客人上了船我說松曰你說了我上
船舟子曰不上我船我也不說松濤上
船舟子細說載生悞入綉嶺畱居山寺
之事松曰此事正奇我却不信舟子曰
你這位客人不信老實若不信現在那

客人的親筆在這裏遂取出石生所書
扇云這是一柄松風扇客人請看松濤
見扇知其所言確是石生喜曰這人是
我的朋友我正要尋他他果然到了綉
嶺舟子曰我聽見那和尚說要畱他住
幾個月想必還在那裏已你尋見松問
綉嶺在那裏舟子曰你要到那裏去還



不知道松曰只聞其名不曾到過舟子
曰這地在洞庭湖的那半邊山拐角裏
不大有人到的松曰原來是楚地還問
你那里可有甚麼地名叫濯錦麼舟子
曰沒有我只在山上住了一晚第二日
就出來了不曉得甚麼着緊不着緊松
曰你說船快依你方纔的話我明日早

上就要到了舟子笑曰那晚的風是他
扇子上討來的客人如會討我也會到
數日後舟次彭蠡之口松濤望見石鍾
山喜曰仰止已久不可不登遂獨上山
亭瞻眺良久向山僧索筆畱題于石壁
之上詩云

爲有荆南役舟從彭蠡過未遑泊絕

壁聊復訪崇阿山以鍾名吳石因斧
擊訛髯蘇無快筆今日陋猶多

旣下謂舟子曰迂廬在望還須一眺舟
子曰若要山看到那裏儘多這上頭不
要去罷松曰你曉得甚麼遂令將船放
近山麓振衣直至絕頂五老笑迎白雲
冉冉從足下起遙望小姑空空濛濛烟

鬟撩亂漢江波動儼如風吹羅帶飄颻
不定回顧鄱湖鞋山一點又如金蓮一
瓣踰破綠荷西望斜陽下如鷗集沙汀
點成一片卽武昌也松大快曰對此奇
景異趣惜乎眼前少一知己至暮甫下
又數日舟過洞庭轉入崇山之內溪路
漸狹行了一程舟子停橈四顧不住曰



奇了奇了松曰你想是忘記路了舟子
曰我記得是從這裏出去的呢松曰你
這人好譚帳我道你是認得的這裏面
又沒處去問路怎麼樣呢舟子曰你不
要慌待我跑上去到山頂上望望看可
望得見綉嶺喘吁吁一氣奔到山尖周
遭一望連忙下云我道我的記性就這

樣不濟了松問云可曾望見舟子曰一
個兒是在前頭了松曰還離多遠舟子
曰看着近得狠不過幾里的光景松曰
你不要錯看了舟子曰不錯前番出去
那寺裏的當家叫了兩個小和尚搖隻
船送我出口子單記着山頂上的寶塔
你不信轉過這個山崗去就望見塔尖



了果然望見一峰望見塢頂松濤甚喜
趁着一曲溪流東廻西抱行可十餘里
松曰你方纔說只有幾里地行了這半
日你看那山那塢都不見了不可走錯
了舟子曰除是下次錯今日我包了你
這裏面的路像經摺本望着近走着還
遠你看那不是塢又露出來了復行數



里清溪盡處綉嶺忽然呈露舟子呼曰
是了是了這不是綉嶺麼松濤昂首一
看果是峰巒如畫連聲稱妙舟子曰這
還不妙到頂上去望望纔是妙哩我有
個笑話說與客人聽聽看一人從沒有
近過婦人拿了幾十文錢去嫖表子爬
上身去表子將肚臍露出來騙他這人



錯認便高興起來不住口叫道妙妙表
子笑云你若肯多出兩十文錢還有個
掩在底下哩松濤大笑云不要尋底下
的掩且和你到上面寺裏去罷二人登
山舟子曰我記得這寺裏有個和尚教
做甚麼烟花去只尋他行至雨花宮前
沙彌看見報與拈花拈花忙出接見引

入方丈問曰客從何來松曰我乃龍湫
石連峰契友松月波聞他迷路逗畱寶
刹特來尋訪拈花曰石先生曾到敝寺
秋初卽入秦去了松喜曰他旣入秦不
必言矣動問這寺中有一朗磚和尚欲
煩引見拈花曰家師雲遊尙未返錫願
舟子曰又是你的船好奇怪虧你怎生



復進得來舟子曰我把南北兩京的路
都是熟了希罕這個所在松濤又問這
貴處可有甚麼水名濯錦的麼拈花曰
濯錦溪圖遶山麓這山下一村名審桃
源松曰不料今日連人連地都尋見了
遂取囊中嶺圖行出嶺前四望郡峰或
起或伏如揖如拱或蜿蜒如龍形或猗
猗如虎踞或如美女頽粧或似侍臣鵠
立或青蔥如黛染或飄忽如兩手烟雲
萬狀盡攝入兩眸之內下瞰賽桃源展
圖照看喜曰錦水花村果與畫圖無異
拈花曰此圖從何而得松曰此係去年
尊師在敝梓贈與石友臨仿而得拈花
謂松曰石先生來時原住寺內後與村



中水散人相善移到他家住了數月前
日有人下山聞得村內人說近日曾差
人到此探望不知果否松曰既如此便
當下山問個端的遂令舟子將行李搬
入寺中拈花陪松同至水散人家散人
延入拈花先爲通其姓名來歷松曰聞
翁曾爲傲友下榻說他去後曾差人到

此特來問個詳細散人曰日前曾有使
來貴友已抵幕府月餘了足下何所聞
而來松述秦中書到併已出門尋訪遇
着舟人之事散人曰貴友到彼不過相
探山公屢招却是爲何松曰翁有所不
知山公有女意欲館甥屢屢招他益爲
此事散人暗想前書果然是真拈花曰

有此喜事石先生怎肯逗留數月耽遲
花燭之信松曰言雖如此此事山公留
心已久做友堅執不從今番雖然到彼
意在一探而已恐此事未必得諧散人
亦無言遂設雞黍留松宿其家清氏謂
散人曰連日的氣還不會洵了還要來
甚麼做友不做友你由他寺裏去住罷

了箇他怎的散人曰地主之誼本應如
此采蘋聞說有人來訪石生從屏後聽
見松濤言語入告盈盈曰姊姊龍湫來
了個姓松的說是石相公的朋友到這
裏尋他想就是那個松甚麼波了盈盈
曰他怎麼曉得尋得到此采蘋曰他說
遇見了前番來的舟人尋到此處老相

公畱他住下我聽見他說山家久已要
招石生爲壻他堅執不從此去不過探
望這事必不得諧他這話有些根據盈
盈聞言益信前書之謬次日松濤欲別
散人曰足下更欲何往松曰旣得石友
之信還當入秦一訪散人曰路途勞頓
且再停一日去不爲遲松濤遂止少頃

舟子下山來到散人家問松去住松曰
的于明日早行便是你原船出去還欲
前進舟子應諾散人陪松濤往賽桃源
前後週遊一遍舟子隨之松見居人男
女俱清潔可喜謂散人曰貴地溪山久
入寤寐雖暫時分手終當同作主人舟
子曰山上望下來沒多大一塊地方走





看這樣寬展這所在真好可惜不近大路沒有生意做不是我也搬來住了采蘋聞松濤欲到秦關復催盈盈作書盈盈至暮于燈下寫就將前偽札一同封入謂采蘋曰書雖寫了怎好付他采蘋曰不難叫采綠拿到書房只說是我家大官人寄與石相公的相煩順附他初來不知底裏必不疑心叫他不必與老相公說知盈盈笑而許之遂令采綠持送采綠送到書房照依前說松濤接書曰你去說書我收好了請大官人出來會會采綠入告盈盈曰如今怎生回他采蘋教采綠云你說官人有恙不得親會多有得罪了那封書一定要帶到的

采綠覆了松濤松濤次日別了散人拈
花起身拈花笑問舟子曰你這獸子下
次可還來麼舟子曰走熟了只怕再來
望望你也定不得

水石緣

第二十四段

出桃源散人歸合浦
泊江塹梅萼會盈盈

散人自得秦中來信深念其女桃天之
事尋思塞桃源無可與偶遂決意與其
室謀歸合浦盈盈聞之不茶不飯暗自
憂煎采蘋勸曰悲歡離合自古難全姊



姊既信得過石生石生豈信不過姊姊
況那和尚詩中明說着求凰入五羊將
來石生必有入粵之行我們回去亦屬
預定只數言將盈盈無限愁腸豁然盡
釋散人擇日束裝拈花與居民聞說俱
來送行散人作書付拈花曰僕還鄉念
切不及待和尚返錫數字畱別煩爲轉

達拈花敬諾行期既定盈盈率采蘋到
齋將壁上粘貼詩畫盡行扯去獨將石
生所書對聯用水喫溼搗下收藏盈盈
倚總樞馮曲檻對幽花撫脩竹慨然嘆
曰十餘年賞心之處一旦舍之而去情
何忍也采蘋曰我見那和尚帖內說欲
見朗碑三登綉嶺知他明歲必來姊姊



何不留詩壁上使石生見了好謀入粵
盈盈甚喜題室內壁云

楚雲遮不住一葉下西風夢斷雄關
外竟畱香閣中要盟堅白首素壁表
丹衷早奮青鸞翼遙飛合浦東

散人遂于是日東發率婦女登舟鼓動
木蘭盈盈回望綉嶺黯然淚落母曰怪

你不得從小在這裏生長倒像似離了
家鄉舟出溪口順流一葉其快如飛一
夜泊舟江墅有小舟後至附泊船邊卽
梅萼赴粵之舫也時積雪初霽寒月映
潭盈盈與采蘋出坐舫尾見鄰舫悄無
人語惟有江聲月色做弄寂寥盈盈回
顧久之抱住采蘋曰對此淒涼景况使



我心竟如失采蘋曰進去睡了罷盈盈
曰睡與坐一樣再畧消停一會采蘋曰
日裏聽見老相公說前途有個庾嶺我
們還要過那嶺去遠一步替姊姊愁一
步一往東一往西幾時得有會面日子
盈盈長吁曰自恨離羣飛不去淒淒片
影落沙汀梅萼臥不安枕耳邊唧唧

曉分明聽見咏其雁圖贈別之句驚起
開篷見二女露坐亦低吟曰青女素娥
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采蘋背坐曰
這空江上那裏來的一陣寒香盈盈曰
鄰舟有女子吟詩采蘋回身曰雷門前
誰在這裏敲布鼓梅曰布鼓藏得不牢
被人竊去了采蘋不知所云梅問云你



們從那裏來采蘋曰我們從荆南綉嶺
來梅喜曰正欲一訪綉嶺消息何幸不
期而遇采蘋曰你怎麼知道綉嶺梅曰
綉嶺圖我已見過采蘋曰你從那裏來
梅曰我從龍湫來盈盈曰龍湫是石生
故里梅曰那個石生采蘋曰你既見過
綉嶺圖便該曉得這人有個石連峰可
認得麼梅曰我只在他東鄰第九家怎
不認得采蘋曰你可知道他如今在那
裏梅曰他母舅山總戎招他入陝離家
半載陝內招書又到正在驚惶誰知他
隨後到陝卽有回書說迷棹入楚在綉
嶺逗留數月家中纔得放心采蘋曰這
話纖毫不差盈盈曰還有話動問意欲



相屏過船一敘可使得麼梅聽二女之言并誦已之詩知石生書內所云聯姻綉嶺必是其女遂取嶺圖藏入袖內情過鄰舟時兩船之人俱已鼾睡梅與盈盈促膝而坐采蘋諦視二人曰是巫山是月殿何意嫦娥得逢神女二女執手相看亦各驚喜盈盈問曰婦婦既與石

生爲鄰知他家內還有何人梅曰他家申只一老母盈盈曰可知他曾否牽絲梅曰龍湫地面詎不喜得他爲婿怎奈他蓬才選貌比棘園取士猶嚴那些有一無二的都被他看徹落落卷竟沒一人中式采蘋曰這等說你想是他家遠鄰不知詳細他現與山娃諧姻怎說無人

中式梅曰這事我也畧聞山家欲求坦腹已非一載那女子無緣石生固辭不允幾時有諧姻之事采蘋向盈盈曰他這話與那姓松的如出一口那封書是假無疑梅曰可是他故人松月波麼采蘋曰便是你這鄰舍真不是冒認的梅曰這人原爲石君尋訪原來他也到過

綉嶺盈盈曰松君來時石先生已入秦矣他訪知此信也往秦中去了梅曰聚談半响竟忘了請教姊姊貴姓采蘋曰我們姓水梅曰舟中還有何人盈盈曰老母倩氏家君號散人梅曰姊姊肩隨幾人盈盈曰高堂二白祇妾而已梅曰這位姊姊呢盈盈曰侍兒采蘋動問姊



姊貴姓梅謬應曰妾也姓水采蘋曰原
來是一家梅曰聞石君家信說與綉嶺
水氏聯姻莫非就是姊妹盈盈赧然無
語采蘋曰原來他家中也知道了梅曰
非姊妹不足爲石君偶適言假書是爲
何事采蘋言秦中遣人絕親之事梅曰
說那裏話石君家報現從秦署賞發並

不聞有隻字提及山家之事來書之僞
自不待言何不寄書到彼以破其計盈
盈曰曾有數字托松君寄去未知能達
得否還要動問這言綉嶺圖從何而見
梅曰去年有一遊僧將圖贈與石君至
今傳遍龍湫何人不見盈盈曰遊僧乃
綉嶺雨花宮朗禪和尚畫圖乃余拙筆



現見石生密帶身旁彼中安得遍有梅
曰原來是姊姊的妙染乃從袖中取畫
展向盈盈曰這可是麼盈盈細看與已
作一樣精神不能復辨驚疑良久乃曰
我已省得還有一事動問龍湫有二妓
一姓梅一姓柳他二人已出青樓能詩
善畫聞與石生情好甚殷我現藏其所

贈雲雁圖此圖必出二女之手可知其
詳梅曰容或有之未知其實采蘋曰可
見他二人容貌如何梅曰聞他二人容
貌頗佳諒不能及姊姊盈盈曰又聞他
二人同居不字却是爲何梅曰聽得說
二女辭樓皆由石君所感他兩人深被
厚德意欲同賦小星以明知報也不知

真假若何采蘋曰你便怎麼曉得這詳細梅徐曰石君家厨下老婦偶到妾家談及盈盈曰賢哉二女不知可有緣分得與同居否梅曰姊妹遠離南服今欲何往盈盈曰祖居合浦家君決意東歸幸得與姊相遇梅曰姊妹既已還珠石君若到綉嶺從何知道盈盈曰敝棹彼

已知之必然入粵來訪動問姊妹欲往何處與誰同行梅曰妾幼失怙恃有姑母住居庾嶺到彼相探舟中止一鄰媪作伴采蘋曰這等說我們是同路的盈盈曰審音察貌姊姊必非庸人之婦際此隆冬孤行千里定非無故梅嘆曰妾薄命衷腸難訴姊姊既與石君有約有



自必抵龍湫妾亦不久返棹再會有期
申情不白自知了時已賓分梅萼取圖
起別盈盈曰適然相遇自覺情不忍釋
梅曰中懷依企妾亦具有同情采蘋曰
我們總是同途明晚將船還泊在一處
大家再好會談梅曰這却甚好盈盈先
令采蘋入內收拾被褥采蘋曰枕頭兒
放處都不如在家時怎生睡梅曰好一
位大姊言詞典雅從來兵強悉由將勇
益知姊姊多才盈盈曰小鬟喋喋姊勿
見矣



東洋書院藏
圖書印

